

胡学文 著

在路上行走的鱼

大风起兮

挂在旗上的风

逆水而行

在路上行走的鱼

目光似血

土炕和野草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系
主编 孟繁华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在路上行走的鱼

胡学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胡学文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路上行走的鱼 / 胡学文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9.5

(布老虎中篇小说系 / 孟繁华主编)

ISBN 978-7-5313-3429-3

I. 在… II. 胡… III. 中篇小说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596 号

在路上行走的鱼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陈 杰

封面设计 张志伟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55 千字

印 张 10

插 页 2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429-3

定价: 19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11-39511122

目 录

1	大风起兮
55	挂在旗上的风
111	目光似血
170	逆水而行
226	土炕和野草
271	在路上行走的鱼

那天一早，吴卫的眼皮就跳个不停。据说，眼皮跳要有大事发生。吴卫当然不信。他不炒股，没买过基金，股市风云变幻与他无关；他不是彩民，几百万的大奖不会砸到头上；他没贩过毒没嫖过娼没抢过银行，不担心手铐等着他；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初中教师，每天两点一线，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，生活简单得像一沓白纸，翻一页如此，翻两页也是如此。他能有什么大事？

吴卫眼皮跳是因为没睡好，没睡好是因为和钱丽吵了架。其实，也算不上吵，不过是吴卫话茬硬了些。吴卫不敢和钱丽吵，倒不是怕她，钱丽不是厉害女人。吴卫怕她犯病。可昨晚钱丽实在把他搞烦了。钱丽在超市当收银员，每天回家较晚。吴卫和女儿吴雪已吃过饭，吴雪写作业，吴卫边等钱丽边看报纸。钱丽一进屋就坠在沙发上，心力交瘁的样子，脖子竖挺着，像拔了毛的公鸡，沮丧而恼怒。吴卫问怎么啦，她不说话，呼呼喘气。吴卫让她吃饭，她突然道，我少收了二十块钱。吴卫明白了，少收自然由她补上。吴卫笑笑，不就二十块钱吗？还气成这样？钱丽瞪



他一眼，我一个月才挣多少？吴卫问，那你要怎么样？钱丽听出吴卫话里的味儿不对，眼泪一下弹出来，我能怎么样？我无能，我自己生气还不行吗？吴卫甚为恼火，喉结错动几下，最终把那些话压回去。吴雪站在门口，看看吴卫，又看看钱丽，很紧张的样子。吴卫在女儿头上拍拍，写你的作业，没事。吴雪回到卧室，但把门留了一个缝儿。吴卫的心猛地颤了一下。他哄钱丽一会儿，钱丽不哭了。

上床后，钱丽又把那个问题拎出来。她说，怎么就少了二十块钱呢？我明明收够了呀！吴卫忙岔开话题。吴卫说周六要回一趟皮县，和那几个学生家长见个面，如果可能，多借几个回来。学校提了价，多考一个就是一千块钱。吴卫说话，钱丽很专注地看着他，仿佛吴卫的话是一块巨大的磁石。对症下药，吴卫对自己这个法子蛮得意。吴卫以为钱丽会和他一起讨论这个话题，笑咪咪地等着。钱丽顿了顿，说，你说怎么就少了二十块呢？吴卫的笑容来不及收回，泥巴一样凝固在脸上。钱丽开始回忆收钱的过程，不时推吴卫一下，让吴卫帮她分析。吴卫已经困了，可钱丽还在大动脑筋。吴卫没好气，还让人睡觉不了？钱丽倒没再和吴卫耍什么别扭，慢慢腾腾将灯关了。但吴卫没睡好，钱丽烙饼一样，翻过来滚过去，夹杂着深深的叹息。吴卫几乎闻到焦糊味。

吴卫头昏脑涨，洗过脸，感觉好了些。从卫生间出来，钱丽已把早餐做好，煎馒头片，熬小米粥。看钱丽哈欠连天的样子，吴卫所有的怨气顿时消失。钱丽说，你们吃吧，我再困会儿。钱丽下午班，不用早起，但每天她都早早起来，备好早餐。这个女人……吴卫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学校距家大约一公里，吴卫平时都步行上下班。先前骑自行车倒是方便，可自行车常丢。丢掉第三辆后，吴卫就改步行了。

和往日没什么不同，就算是有情绪，吴卫也不会带到学校，带到课堂，何况吴卫没有情绪。和钱丽那一页已翻过去。吴卫参加工作二十年，一直没离开过学校。偶有厌倦，但也只是一个闪念。学校挣钱不多也不少，主要是安稳。吴卫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。

吴卫教语文，那天讲《南京大屠杀》。吴卫口才一般，但往讲台一站，便口若悬河，特别是讲到动情处，他表情鲜活得如蹦出水面的鱼。吴卫不是故意表演，进入角色的他就这样。

教室里安静得像睡房一样，吴卫的目光掠过一张张面孔，正要做个手势，突然响起歌声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……是手机铃声。吴卫想糟了，下意识地摸摸裤兜。他的手机彩铃就是这首歌。吴卫上课很少带手机，偶尔带也设成振动，他想自己肯定是疏忽了。兜是空的。几乎同时，他的目光被声音牵过去。是刘萌的手机。学校不允许学生将手机带到课堂，但这项校规如同空话。每天都有被没收手机的，今儿没收，明儿就被家长以各种借口要回，有的干脆要也不要，再换一部新的。

刘萌开始说话，尽管声音不高，但还是扰乱了课堂。吴卫不说话，就那么盯着她。刘萌是这个班最次的学生，从来没考过倒数第二，一直稳居倒数第一的位置。吴卫曾听班主任杨双月说，刘萌的父母没参加过一次家长会，她数次让刘萌把家长叫来，刘萌总以各种借口搪塞。刘萌吊儿郎当，但没哪个学生敢小瞧她，甚至有些怕她。刘萌常和街上的青皮混在一起，社会关系极其复杂。

吴卫沉默并不是惧怕，而是以此表达自己的恼火。

刘萌肯定觉到了吴卫的审视，但她没有挂断，声音反而提高了。

吴卫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声说，刘萌，你出去！吴卫从没没收学生的手机，他认为没意义。



刘萌旁若无人地说，你说清楚了，什么时候？

众目睽睽。

吴卫的脸被灼得火辣辣的，几乎流油。刘萌，你出去！近乎吼了。他竭力压制着愤怒，但没用，两腮神经质地颤动着。

刘萌站起来，马上又坐下，似乎要从包里掏什么东西。

吴卫大步过去，抓住刘萌的胳膊，你出去！他的动作猛了一些，刘萌趑趄一下，吴卫怕她摔倒，松开她。马上又牵住她的袖子，出去！

刘萌突然扇了吴卫一巴掌。异常响亮的爆炸声。

死一般的寂静。

吴卫惊悚地看着刘萌。

刘萌冷冷地迎视着吴卫。

吴卫抬抬手，最终放下。他知道自己一旦还手，场面会难以收拾。教师和学生课堂打架，不管怎么说也是丑闻。可是，如果就这么认了，他的威信何在？以后怎么抬头？他再次拽刘萌胳膊，出去！

刘萌说，松开，我自己走。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，你等着，我会找人的。

吴卫愤然，找人又怎样？你吓谁？你找人我还会找。

刘萌说，行啊，刘老师，那咱们就试试。

吴卫挤出两个字，出去！

刘萌说，你可别后悔。

刘萌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吴卫定定神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我们接着讲。但吴卫的精力再也无法集中，老是出错。好在很快下课了。

周校长远远冲吴卫招手，吴卫不知校长有什么事。夹着教案上了三楼。待看到校长室的刘萌，吴卫有些明白了。肯定是刘萌

恶人先告状。吴卫轻轻哼一声，坐下。刘萌扭过头，并不看他。周校长让刘萌回去上课。刘萌说，谢谢校长。非常懂事的样子。

周校长关了门，一脸严肃，吴老师，你怎么撵她？

吴卫气呼呼的，她告状了？

周校长说，告状倒好了，亏得我在校门口碰见，把她拦住了。

吴卫说，我不会无缘无故撵一个学生。

周校长皱皱眉头，有一万个理由也不能把学生撵出来。吴老师，这不是给学校添乱吗？上学期的事你忘了？

吴卫当然记得。教师罚一名学生在教室外面壁，不料学生离校出走，家长找到学校，占据校长室三个多月。亏得人找着了，不然，不知会怎么收场。学校花费数万元，影响极其恶劣。此事与吴卫无关，但吴卫印象深刻。三个月时间，催白了周校长的头发。周校长为此多次强调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严禁把学生撵出教室。可吴卫不撵她，没法上课。吴卫讲了刘萌在课堂打手机的情况。

周校长说，那也不能把她撵出教室，要是跑了呢？

吴卫很是不快，周校长一次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再怕也不能软弱到这种地步呀！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，不是看守所。于是，吴卫的声音含了几分气，周校长的意思，她在课堂上打手机我不能管？

周校长说，管是要管，但要注意方式。

吴卫说，我已经制止她了，没用。我也没撵她，只是让她到教室外面打，这也不行？

周校长仍是责备的语气，你要灵活嘛。

吴卫的声音弹簧一样蹦起来，她打我一巴掌，我不还手，还要怎样灵活？

周校长显出吃惊的样子，她打你了？目光在吴卫脸上停停，



怒道，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背着手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，突然顿住，谨慎地问，你没……还手？

吴卫说，我哪敢呀。

周校长说，你做得对，还手就说不清了。末了又愤愤地补充，太不像话了。

吴卫问，校长打算怎么处理？如果周校长不找他，吴卫不会提挨打的事。瞒自然瞒不住，但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？两个月前，教政治的小张老师也挨了学生一巴掌。小张老师和校长哭闹了无数次，最终不了了之。那个学生有背景，其父是皮城一位重要官员，学校不敢开除。女教师挨打尚且如此，吴卫还期待什么？但既然说出来了，吴卫还是希望学校给个说法。

周校长摊摊手，现在开除学生很困难的，要报教育局批准。这种情况就是报上去，也批不下来。

吴卫说，这巴掌我就白挨了？

周校长说，我让班主任找她谈谈，至少要她道个歉，你说呢？

吴卫无言。他还能说什么？

二

几束目光矛一样射过来，扎在吴卫脸上，探询的安慰的不平的。吴卫暗想，传得好快。他还未进办公室，挨打的消息已经传开。教历史的罗进第一个发问，怎么样吴卫，硝烟弥漫了？吴卫不愿提及，又不是英雄壮举，更怕别人同情，那会很不舒服。但面对同事的询问，他不能装哑巴，便摘要讲了讲，轻描淡写的。其实，同事们已经知道经过，讲述完全多余。顿时招来七嘴八舌。骂学生放肆，怨学校软弱，感慨世风日下……

十分钟后，该上课的上课，该闭嘴的闭嘴，吴卫松口气，回到自己座位上，同时望望对面的杨双月。杨双月是刘萌班主任，她没有参与同事们的议论，一直低头忙自己的。此时，她抬起头，冲吴卫点点头，这种学生，没必要和她计较，权当叫狗咬了一口。话虽刻薄，却说到吴卫心坎上。吴卫挺在乎杨双月的态度，他笑笑，报以感激。

放学时，罗进拍拍吴卫，让吴卫留一下。吴卫不知罗进有什么事，罗进一脸诡秘。吴卫和罗进同在一个办公室，但没什么交情。罗进是很社会的那种人，诸多消息都是他在办公室发布的，诸如某某要提副市长，某某洗浴中心的背景，哪儿发生了凶案，猪肉怎么会涨价等等，从西瓜到芝麻没有不知道的。他也很经济头脑，办学生公寓，还开个小书店，但吴卫从内心看不起他。罗进让学生给他的书店拉客，拉一名奖一支雪糕，客人消费则另有奖励。罗进还在学生中培养了不少托儿。挣钱没错，但如此挖空心思打学生的主意，实在是缺了一点儿德。吴卫为人平和，尽管瞧不起，但从未显露。两人和平共处，仅此而已。

只剩下罗进和吴卫了。罗进问，听说你要和刘萌决斗？声音很低，仿佛怕隔墙有耳。

吴卫没反应过来，决斗，决什么斗？

罗进说，你不是和刘萌约好，她找她的人，你找你的人？

吴卫哦了一声，那不过是气话。吴卫没人可找，就算有人也不会找。找人和刘萌的人决斗？那是扯淡！吴卫没有堕落到那个份儿上。他淡淡一笑，随便说说，哪能当真？

罗进说，刘萌绝对会当真。你不知道吧？每天放学都有男的在门口接她，有两个还因为她干过架，听说有一个门牙都掉了。她找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？那话你就不该说，在社会上你搞不过她。



吴卫不屑，她还能吃了我？

罗进拍拍吴卫，我不过提醒你。

吴卫噢了一声，说，谢谢啦。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

吴卫觉得罗进危言耸听，一个女学生能玩出什么花招？吴卫并没往心里去，急急往家赶。吴雪放学早，她一个人在家，吴卫不放心。

第二天上课，吴卫一眼便看见刘萌。刘萌没再打手机，至于她听没听课，吴卫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她的脸冲着他。吴卫竭力不去看她，他讲课从不盯着某个面孔。可刘萌像一枚巨大的钉子，无论吴卫望着哪个方向，都会感觉到她坚硬的存在。罗进的话冒出来，吴卫暗想，我难道真怕她了？一节课下来，吴卫竟然有虚脱的感觉。

办公室只有吴卫和杨双月，杨双月倒水，同时给吴卫倒了一杯。吴卫说谢谢。

杨双月说，吴老师，发什么呆？

吴卫说，没有啊。

杨双月说，校长找过我了，让刘萌给你道歉。我觉得没意义，也懒得理她。你觉得呢？非让她道歉吗？

吴卫说，算了。

杨双月笑笑，我班上的学生，我没管好，我给你道个歉吧。

吴卫忙说，别逗了，我可不敢。

杨双月说，这种学生，吴老师别放在心上。

吴卫说，当然不会，教了二十年书，什么学生没遇到过？

数日无事，吴卫似乎将那一巴掌忘记了。忘记是不可能的，只是吴卫不愿意想。吴卫没有告诉钱丽，任何让她心跳加速的消息他都不会带回家，更何况窝囊的一巴掌。

一天早上，吴卫正要进校门，被人喊住。他没想到是刘萌，目光跳了跳，定在刘萌脸上。刘萌冲吴卫笑笑，不是很纯粹的笑，有点儿复杂。吴卫每天面对她，此时突然发现她很漂亮，也很会打扮。难怪男生们围着她。刘萌叫声吴老师。吴卫问有事吗？他想，也许她要道歉。刘萌问，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吴卫瞠目结舌，迟疑半天，才问，什……么？刘萌说，我的人找好了，你的人呢？要不要定个时间？吴卫猛地一抖，敢情刘萌是挑衅来了。吴卫丢下无聊两个字，甩身离开。

吴卫拼命压制，愤怒依然浪一样淹没他。学生打老师一巴掌，犹不罢休，还要找老师决斗！她太嚣张了，还是他太软弱了？就算她对他有成见，也不至于如此猖狂。他毕竟是她的老师！她怎么这么白眼狼？！

杨双月觉出吴卫情绪不对，小声问，没休息好？她没直接问，这是她的聪明之处。吴卫说昨天看书晚了。他知杨双月看出他撒谎，他的脸色并不是疲惫。他不想说，羞于出口。尽管胸中激荡，讲课依然口若悬河，甚至比往常更富于激情。他要让刘萌知道，他不怕她。他更不打算答复她，决斗？见鬼！没错，他是说过找人，那是气恼中顺口扯出的话。他，吴卫，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，找人和学生决斗？那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刘萌疯，他清醒着呢。

放学，吴卫大摇大摆走出校门，姿势和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吴卫的心是雄赳赳气昂昂的。他不信刘萌会放肆到找人揍他。揍他一顿也好，学校就有理由开除她了。校门口人很多，吴卫扫见刘萌，她身边果然站了几个青皮。吴卫冷冷一笑，慢慢往前走。他等待那几个家伙追上来，但没人追他。吴卫轻蔑地想，不过如此。



次日放学，吴卫走出校门一段，发现有人跟踪。是两个后生，瘦瘦的，头发挺长，其中一个还戴两个大耳环。吴卫为了确认是否跟踪他，走进文具店。两个后生站住，不再向前。吴卫从文具店出来，他俩又跟上来。他们真是跟踪他的！吴卫没有害怕，他猛地回头，想看看他俩能把他怎样。两个后生见吴卫回头，便仰着下巴看天。待吴卫起步，又跟上来。吴卫有些恼火，大步折过去，质问，你们为啥跟我？一个后生说，谁跟你了，这路是你家的？吴卫哼哼，转过身。青天白日的，他们能把他怎样？

吴卫依然昂首阔步，前面路口该拐弯了，穿过一道巷子，就是自来水公司家属楼。吴卫调至皮城，买了一套旧楼。吴卫想，青皮再无法无天，也不至于跟到家中吧？

就要拐弯了，吴卫的心突地一紧。他想到钱丽和吴雪。青皮不敢跟他进门，但会发现他的住处。他们打他的主意不要紧，要是打钱丽和吴雪的主意呢？惊惧在那一刻冒出来，钢钻一样钉住他，腿不由抖了。

吴卫没有拐弯，而是照直往前走。一定要甩掉他们。吴卫进了一家手机店，出来又进了烤鸭店，最后折进一家超市。超市有前后门，吴卫从前门进去，在角上躲了躲，又从前门出来。他没扫见那两个青皮，迅速拉开一辆出租车的门。

终于摆脱了，吴卫大松一口气。

吴卫进门，吴雪喊，爸爸，怎么才回来呀，我的肚子都饿瘪了。吴雪常常这样说话。吴卫抱吴雪一下，说爸这就做饭。吴卫怕吃零食影响吴雪发育，家里从来不备零食。吴卫三十岁才得了个女儿，平时对她宠爱至极。吴卫做饭，吴雪跑来打下手，吴卫说你别添乱了，爸很快就好。吴雪又问吴卫，怎么晚回来一个多小时？吴卫说学校开会。

那天的跟踪只是序幕，吴卫从此被盯上了。虽然不是每天都跟踪，但吴卫的神经同样紧张。跟踪，吴卫知道目标存在，费尽心思甩掉后才敢回家；没人跟踪，吴卫疑神疑鬼，左顾右盼，依然绕一大圈儿才逃回家。吴卫不敢再大摇大摆，他的样子只能用躲逃来形容。

除了课堂上，吴卫和刘萌没有过单独的照面。刘萌没再提找人的事，但吴卫知道他的被跟踪与刘萌有关。吴卫做若无其事状，绝不能让刘萌看出他的狼狈。相反，他盯住刘萌，试图寻找些什么。刘萌表情挺自然，但不和吴卫对视，头一低就过去了。

吴卫没在办公室提及被跟踪的事。说出来有什么意义？传出去，吴卫丢的何止是一张脸？吴卫更不敢在钱丽面前露一点儿风，那会吓蒙她。吴卫沉默，他只能这样。

吴卫回家一天比一天晚，每次都得上对吴雪编谎，好在他总比钱丽早到家。

一日，吴卫又被盯上，费了很大周折方摆脱。一看表，三个小时过去了，急急忙忙打车回家。这一阵子，吴卫没少支援出租车。

钱丽怒容满面地在沙发上等他。原来，吴雪饿急了，出去买了包方便面，泡面时被开水烫了脚。吴卫顾不上钱丽，跑进卧室查看吴雪的伤势。烫得不重，只是有点儿红。吴卫说，怎么就……吴雪泪汪汪的，吴卫没再质问她怎么连方便面也不会泡。吴卫拍拍吴雪的头，说咱吴雪勇敢着呢，这点儿伤算啥？

吴卫向钱丽解释，钱丽气哼哼的，没应答。待上了床，钱丽才问，你怎么回事？吴卫说，辅导呗。钱丽说，辅导能这么晚？还天天辅导？吴雪都跟我说了。吴卫说，学校加大了成绩考核奖，我不辅导能出成绩？不出成绩能拿奖励？钱丽说吴卫哄她。吴卫略带生气，除了辅导，我能干啥？钱丽盯吴卫好一会儿，



问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吴卫一笑，我这样的？一不是款，二不是官，我能有什么人？钱丽说超市一个女孩就搞了个教师，弄的乌烟瘴气的。恐怕是罗进那样的教师吧？他是没资格的。吴卫说，瞎扯，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我？钱丽较真，你没喜欢别的女人？吴卫脑里闪过杨双月的影子。他信誓旦旦地说，我只喜欢你。哄了半天，钱丽半信半疑地睡了。吴卫甚是心惊，他怕牵扯到钱丽和吴雪，可现在已经影响到她俩了。

三

吴卫让课代表把几个没交作文的学生叫到办公室。其中有刘萌。大自习，教师们都去辅导，办公室没别人。这是吴卫的一次谋划。他想和刘萌谈谈。不管怎样，他是她的老师，没什么深仇大恨，两人不能这样对抗下去。其实，吴卫没有对抗刘萌，没有对刘萌打击报复，是刘萌对抗他。吴卫的生活已经乱了，如果继续被跟踪，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。吴卫想把刘萌单独叫出去，又怕她不合作，便琢磨了这么个点子。

几个学生离去时，吴卫把刘萌喊住。

刘萌看着吴卫，一副拒绝的架势。

吴卫问，你几次没交作文了？

刘萌说，我想不起来。

吴卫问，你对我有意见？

刘萌说，没有啊，你是老师，我怎么敢呢？

吴卫说，那天的事……吴卫想说那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拽你，可他顿住了。刘萌踮着脚，依然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吴卫突然被她的神态触怒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凭什么要向她道歉？学生打

老师，老师反而给学生道歉？教师的尊严何在？他不能纵容她，不能让她嘲笑。于是，吴卫迅速改口，那天的事我做得不对吗？

刘萌移开目光，不说话。

吴卫加重语气，你上课打手机，我不能管你？我让你出去打，错了？

刘萌说，你不该拽我。

吴卫愣了愣，说，我拽你怎么了？如果你出去，我会拽你吗？

刘萌看着吴卫，吴老师，你说怎么办呢？

吴卫语塞，他能怎么办？求她别让人跟踪？他说不出口，这不成了乞求她吗？

刘萌说，没事我走了。

谈话失败，吴卫却暗自庆幸。亏得没求她，如果传出去，他怎么抬得起头？可被跟踪几次后，吴卫又不安了，责备自己没和刘萌好好沟通。面子固然重要，尊严固然重要，可和妻子女儿的安全比起来，面子和尊严又算什么？忍气吞声的事又不是第一次遇到。吴卫毕业分到乡下一所中学，总校长给女儿选对象，相中吴卫，派人提亲。媒人是总校会计，罗列了一大堆娶总校长女儿的好处。女的没工作，吴卫不积极，但耐不住会计软磨硬泡，答应先交往看看。会计把吴卫带到总校长家中。总校长女儿体形粗，相貌还行，只是好半天没听她说话。吴卫纳闷，不会是哑巴吧？怎么也得让她张嘴呀。便现场发挥讲了个笑话，一旁站着的她扑哧笑了。吴卫大吃一惊，难怪她不张嘴，原来长了一嘴老玉米。吴卫顿时没了胃口。吴卫没同意，他不想啃老玉米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吴卫被发配到最偏僻的山村，待了整整三年。吴卫憋屈透了，可不忍着咋办？他没有辞职的勇气。

星期六，吴卫给杨双月打电话，说想找她坐坐。吴卫不能再